

目 次

義和團運動100周年紀念 國際學術討論會／紀念碑揭碑儀式	口綸
前言	1
鴉片戰爭 戰迹述論	5
前言	6
第一次鴉片戰爭(略述論)	7
鴉片戰爭戰迹圖	8
鴉片戰爭本文	「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 9
鴉片戰爭及其前后	楊國楨 30
林則徐	戴學稷 47
閔天培	施玉森 53
陳化成之評價	吳必堯 54
陳連陞	施玉森 56
第一次鴉片戰爭戰迹資料	57
補註	61
參考文献	67
后記	69
第二次鴉片戰爭 戰迹述論	73
前言	74
第二次鴉片戰爭(略述論)	75
第二次鴉片戰爭戰迹圖	76
第二次鴉片戰爭本文	77
戰爭博物館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資料	104
補註	110
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年表	115
參考書目錄	118
后記	119
甲午戰爭 戰迹述論	123
前言	124
中日甲午戰爭(略述論)	125
甲午戰爭圖	127
甲午戰爭本文	128
中國甲午戰爭資料集	166
補註	184
參考文献	201
結語	202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207
序	208
前言	209
八國聯軍發動侵略戰爭(略述論)	210
義和團和八國聯軍關聯圖	212
京津地區義和團反帝闖爭形勢／天津之戰示意圖／清帝后逃亡西安路線	213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本文	214
反帝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合軍的侵略資料集	274
補註	296
結語	314
後記	319
八國聯軍侵華記事	320
參考文献	327

序 文

2000年10月中旬，為了記念義和團運動100周年，中国史学会、中国義和團研究会和山東大学、山東師範大学、山東省社会科学聯合会、科学院等單位聯合在济南举行國際學術討論会。中外專家、学者歡聚一堂。這是本世紀中国史学界最後一次規模最大的學術盛会。施玉森先生應邀專程從日本前來出席會議。会上，中国義和團運動研究会向他頒發榮譽証書，表彰他向大会捐贈170本《義和團運動和八国聯軍侵華戰爭》圖書的義舉。

我与玉森先生早就認識，也許是同宗、同行，一見面就感到格外親切。這次我們又在山東相會了。他告訴我，目前他正在編輯《二十世紀初英國侵略西藏戰爭述論》，準備在新世紀初正式出版發行。他還說，他要把已經自費出版發行的《鴉片戰爭戰迹述論》、《第二次鴉片戰爭戰迹述論》、《甲午戰爭戰迹述論》和《義和團運動和八国聯軍侵華戰爭》四本書中的中文部分（原中日文字對照）和一部分照片，匯編為一本書，取名《近代列強侵華戰爭述論》。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内外出版的圖書可謂汗牛充棟，但是，玉森先生的《述論》，是一部別具一格，令人矚目的近代史讀物。

1840年，英國帝国主義靠堅船利砲首先轟開了中国的大門，從此，法、德、日、俄、美等帝国主義相繼對中国發動了侵略戰爭，為了保家衛國，中国人民被迫奮起反抗。在每一本《述論》中，都有四、五萬字的文字，很多的相片說明文。分別論述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的發生、經過和失敗原因。其中突出論述了這幾次重大事件的戰役。他熱烈地歌頌中国人民不畏強敵、前仆後繼的英勇鬪爭精神。字里行間，對林則徐、陳化成、閻天培、海齡、左寶貴、鄧世昌、丁汝昌、劉永福以及趙三多等民族英雄充滿了由衷的敬意，表達了作者對中華民族的深厚感情。

尤其要指出的是，《述論》中對英國殖民者以鴉片毒害中国人民，進而侵略中国，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行了深刻的揭露。玉森先生曾多次說，他的母親姓楊，那時台灣為日本戰領，人民貧困落後，母親的鄉村中有一民廟主吸鴉片成癮，致使家道敗落。鴉片的危害，深深地留在他幼小的心靈中。以後，他从富有国学底蘊的父親那里懂得了許多中国歷史知識、知道鴉片是外国人毒害中国人民的毒品，發憤立志著書立說。在《鴉片戰爭戰迹述論》《與第二次鴉片戰爭述論》中，他以大量的圖片與文字揭露英國殖民者對華所謂“鴉片貿易”的險惡用心。為了告

誠世人，他在書的封底特地印上“鴉片害身體，洋教毒心眼”十个大字。可見他對鴉片和以鴉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義深惡痛絕。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歷史。現在出版的這部《述論》包括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四大歷史事件，實際上是一部簡明的中国近代史。玉森先生總結這段歷史，提出一個精辟的結論：戰爭賠款是導致中国貧窮的直接原因。他列舉事實：

鴉片戰爭簽定《南京條約》，中国向英國賠款二千一百萬兩銀元；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国給英國賠款銀四百萬兩，給法國二百万兩；《馬關條約》日本索取中國賠款二億兩銀元，後來又增加三千万兩“贖回”遼東半島，賠款本金再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當于清政府三年的財政收入；《辛丑條約》中列強榨取中國的賠款四億五千万兩白銀，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共計九億八千多萬兩，中國人均二兩多；地方賠償費三千万兩，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是八千万兩，庚子賠款等於中國十幾年的財政收入。玉森先生說，不平等條約好比一條屈辱的繩索，從各方面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捆得死死的，以便听凭殖民主義、帝国主義任意吸取中國人民的膏血。

研究歷史，以史為鑑。是中国史学家的傳統。《述論》全是作者自己花巨資出版發行的，他以老一輩炎黃子孫的身份語重心長地說：“年輕人啊，讀一讀中國近代史吧，讀一讀中華民族的耻辱史吧。一百多年來，我們中華民族受盡欺凌，飽受掠奪，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貧窮落後，落後就會挨打，現在中國已邁向四化建設的道路，開始繁榮富強了。但是，我們仍要以史為鑑，毋忘國耻。”拳拳赤子之心，躍然紙上。這是何等可貴的精神啊！

讀完《述論》，人們常常為書中的大量精彩的圖片資料拍手叫好。圖片資料有兩種：一種是到實地考察拍攝的照片；另一種是圖書館、博物館精選出來的文獻圖片資料。作者從1973年4月參加第33回廣州交易會和尋根認祖開始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八百多天，如果以二十天一次計算，至少也有四十次。這八百多天中，他到過中國的各个省（區）、市。為了研究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他沿着這些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路線，調查考察戰爭的遺址、遺迹。如鴉片戰爭中的珠江口穿鼻洋、珠江的重要水路橫檔島要塞、折江的定海島、乍浦。林則徐在新疆伊犁的惠遠樓和記念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進攻廣州和進攻大沽口的遺址、掠奪圓明園的

遺址与遺物……；甲午戰爭中，日軍在花園口登陸、進攻遼東半島的遺址、甲午海戰中劉公島的遺址、遺物；義和團的發祥地河北威縣、平原縣与山東的濟南、德州、獻縣、天津等地。凡是有關這幾次戰爭的遺址或有遺物的地方，他都一一尋訪。有時，有的遺址弄不清楚，他就向當地人士調查，有時有的地方沒有車路就以步代車。每到一地，他仔細觀察，拍攝照片。他在八百多天的神州行中，所拍的照片至少有數以萬張，放在《述論》中的是經過他精選的。這些照片融合學術性和藝術性于一体。其中有的遺址是十多年前拍攝的、遺址至今已蕩然無存，所以，他保存了一些極其珍貴的照片，搶救了一批歷史遺址資料。

《述論》還有不少文獻圖片。玉森先生每到一處，經常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同時訪問有關專家、學者，中國大陸不少專家、學者成了他的好朋友。玉森先生不耻下問，經常向他們請教。山東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為他提供有關甲午戰爭的圖片；北京中國軍事博物館為他提供有關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圖片。其中有的文獻圖片是鮮為人知的。

在日本，人們稱玉森是當代華人旅行家，他不僅遊遍中國大陸和、北歐西洋南北美、而且還多次到英、德、法國和蘇連、因此我以為這樣稱呼，對玉森先生說來是当之无愧的。中國明代有一位旅行家叫徐霞客，他的著作《徐霞客游記》世人皆知。玉森先生所走的路程比徐霞客多，所考察的地方比徐霞客要多。當然，時代不同，但是，玉森先生作為一位久居在日本的華人，在二十多年中，來中國大陸旅遊考察，足跡几乎遍及神州大地，有時還背上沉重的照相器材，深入到荒山野林，而終於給我們留下這些精彩的、有歷史價值的文字和照片。

自費實地考察，行程數萬里。自費編輯出版，花費巨資數千萬（日元）。這在當代中外學術界是罕見的。這種精神難道不是徐霞客精神的發揚和光大嘛？

玉森先生祖祖輩輩居在台灣鹿港，他是在台灣誕生的。十七歲只身到日本，在台一樣苦學勤工。戰後排露店商和面包店以糊口度日，後來考入東京工業大學電氣系讀書。畢業後，與人合作經營遊戲場，還在新宿東口開設飲食店創辦「雛忠會館」株式會社，生意興隆發達。玉森先生出身於農家，他的事業是經過艱苦拼搏而來的。所以，他在《述論》中特地學漢字篆書寫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人生一世八休，水到長江乒乓流，天地間人易老，日月閃光過千秋”。前一首詩是說不要忘記過去的苦日子，即使現在生活富有了，還要勤儉節約。後一首詩說，時間象長江水一樣，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每個人都要珍惜時間，抓緊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業，給後人留下一點東西。這兩首詩是玉森先生的人生哲學，他是不斷地在實踐的。

玉森先生是1973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一個春天，來中國旅遊到各處名山大川，神州大地的錦繡河山深深地吸引了他，大塞、延安、紅旗梁、回到日本，他自費出版第一本《中國佛教四大聖山（普陀山、九華山、五台山、峨眉山）》攝影集。八十年代初，他來到東南沿海的泉州“尋根”，在晉江縣衙口村施琅將軍紀念館查閱施氏族譜，他驚喜地發現，他是施琅的後裔。從此，他開始收集大量有關施琅的史料，到處考察、調查有關施琅的遺址和文物，並拍攝了大量照片，自費編輯出版《水師提督施琅將軍史蹟》，寄贈施琅紀念館500本。自費請北京華夏音像公司制作施琅將軍史蹟錄象帶，他還捐資修繕在衙口村的施琅紀念館和在惠安縣的施琅陵墓。1996年9月紀念水師提督施琅將軍逝世300周年研討會他又寄贈再版的《水師提督施琅將軍史蹟》的新書1000本。

玉森先生慷慨大方，樂善好施。他每出新書，都主動寄贈給中國和世界各地一些著名的圖書館和有關專家、學者，分文不收書款和郵費。他還多次捐資給中國的一些公益事業與災區人民。這次，參加義和團運動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中外代表赴義和團的發源地河北威縣考察。威縣正在興建一座義和團紀念館，當威縣有關負責人向他說明建館意義時，他慷慨解囊，捐資人民幣十萬元。他的事迹在東京的華僑中已傳為佳話。中國駐日本使館稱贊他是；體現了愛國思鄉的深厚的同胞之誼；

現在，玉森先生的《近代列強侵華戰爭述論》即將出版發行了。他不是歷史學科班出身的，也不是大學和研究單位歷史研究的專業人員，他沒有教授和研究員的頭銜，但是，他的這一“史迹述論”系列，贏得了中日兩國史學界的好評和贊譽，他們稱他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家，稱他為；編外史學家；玉森先生現在已年逾七旬，仍然繼續在史學園地辛勤地耕耘。三國曹操詩云：“老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志不已。”玉森先生告訴我，他還要經常來中國，他還有一些龐大的著述規劃。我衷心地祝愿這位；編外史學家；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上海文新報業大廈

作者是（上海文匯報高級編輯、《學林》專刊主編、上海歷史學會理事）

2000年10月下旬 施宣圓

前 言

由於運用正常貿易手段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英國資產階級喪心病狂地利用鴉片這種毒品做為侵華武器。英國政府包庇縱容英國鴉片販子與中國鴉片販子相互勾結，通過賄賂、腐蝕中國官吏，破壞清政府的禁令，三番五次仰仗砲艦的火力作為推銷鴉片的後盾。不斷擴大對華走私鴉片的規模，鴉片泛濫日益嚴重，造成了深刻的民族災難。1839年8月虎門禁煙的消息傳到英國，英國資產階級立即掀起了一片反華叫囂，瘋狂鼓吹發動侵華戰爭。“鴉片戰爭”給英美侵略者帶來了血腥的暴利，給中國封建社會帶來了巨大災難。列強侵華使中華民族受到嚴重損害。同時，中國人民也開始了前赴後繼、救亡圖存、探索富國強兵之道，進行了英勇悲壯的一百多年的抗爭。帝國主義列強犯下的滔天罪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猖狂的經濟掠奪

外國殖民者通過勒索所謂戰爭賠款，從中國獲取經濟利益。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侵華的六十年間，清政府對外賠款（包括利息）共達十三億兩白銀。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大肆掠奪了圓明園和頤和園別宮的珍貴財物。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放縱官兵搶劫三天，致使中國自元、明以後的典章文物國寶奇珍被洗劫一空。後來，在中國設立銀行和進行工業投資，也是外國列強經濟侵華的重要手段。

第二、簽定不平等條約，幹涉內政，損害主權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00年義和團運動，以及後來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共有五次之多，其中包含一次中法戰爭。外國殖民者強迫清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次年，在廣東簽定了其補充條款《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和《虎門條約》，又奪取了新的特權。美、法等侵略者接踵而來，乘機敲詐勒索。美國強迫清政府簽定了《望廈條約》，法國簽定了《黃浦條約》。美、法除享有英國在中國的全部特權之外，還進一步擴大了特權範圍。增加了領事裁判權。外國僑民在中國犯民事刑事罪時，規定由外國領事依法處置。還獲得在五口通商口岸傳教以及清政府必須保護教堂和內地傳教士的特權。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傳教士為非作歹為所欲為的訴訟司法權。進而，脅迫清政府宣布解除以前頒布的禁止天主教在全國傳教的禁令。

第三、英法聯軍擴大侵略《天津條約》《北京條約》

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列強遭遇到兩次經濟危機，企圖借中國發生太平天國革命之機，擴大侵華戰爭。借口很多商品在中國市場上滯銷，通商口岸太少，要求進一步深入內地傾銷鴉片，以及壓低關稅、全面開放、鴉片貿易合法化等新的特權，以延緩和挽救自身的經濟危機。它們故意歪曲事實，捏造理由，凭借12年後可以在貿易條款上稍作變

更的規定，要求全面修改條約。英國侵略者援引最惠國條款，借機尋找借口，恰巧此時英、法與俄國的戰爭剛剛結束，就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伺機製造借口挑起利·亞羅號事件，英法聯軍攻陷大沽。1858年5月簽定了《天津條約》，1860年10月簽定了《北京條約》及其附約。規定準許外商在通商口岸銷售鴉片，偽稱“洋藥”。每百斤納稅銀30兩。此後，鴉片成為合法貿易，輸入量急劇增加。據統計，1864年中國的進口總值為17,000萬美元，其中鴉片就占6,600萬美元。鴉片的泛濫，不僅使中國人民的身心受到毒害，摧殘了社會生產力，而且導致《銀荒》和《兵弱》。外國傳教士和外國船隻可以沿長江自由航行。在附約中規定：鴉片貿易合法以及中國海關由英人幫辦稅務。

第四、甲午戰爭和沙俄霸占東北三省

日本是個封建的國家，明治維新以後，採用西洋方式練兵，摹仿英國紡織工業，全面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社會變革，大力擴充軍備，成為一個後起的富有侵略性的軍國主義國家，時時窺視中國的動向。其侵略野心較西方列強有過之而無不及。它們外學習英國富國強兵之策，內效仿英國紳士風度的海盜之心。古老而又封建的中國，地大物博，貧窮落後，恰恰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最大目標。對華不宣而戰，攻占旅順之後，大肆宣揚武士道精神，對城中的居民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持續4天之久，蓮花水池漂浮着2萬多人的尸體。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一段時間，沙俄先後威逼清政府簽定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把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和巴耶喀什湖以東、以南大片的中國領土割歸沙俄，總共霸占了1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在許多邊界地區不斷進行擴張，明爭暗搶無所不為。它們將江東六十四屯居民，驅趕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令人殘不忍睹。

第五、羅馬教廷《封聖》儀式

義和團運動時期，外籍傳教士多達4,000人，擁有教徒80萬人，主要集中在山東、直隸（河北）省。歷來都有一批披着宗教外衣，幹着禍害老百姓的歹徒。這類傳教士為數不多，但其活動能量及惡劣影響却足以震驚社會。義和團運動中，有86名傳教士失蹤。在轟轟烈烈的對敵鬥爭中，有可能出現無辜的被錯殺的情況，在所難免。但也只能算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帳上。充其量他們不過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犧牲品，然而大多數被擊斃的則是欺壓中國人的惡霸。傳教士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對此梵帝岡不僅不表示懺悔，反而要把這些作惡多端的罪人封為聖人，為侵略中國的歷史翻案。對中國人民來說這不僅是極大的侮辱，也是放肆的挑戰。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楊國楨、施偉青、陳振江、路遙、周俊旗等大學教授的多多指導幫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目 次

義和團運動100周年紀念 國際學術討論會／紀念碑揭碑儀式	口綸
前言	1
鴉片戰爭 戰迹述論	5
前言	6
第一次鴉片戰爭(略述論)	7
鴉片戰爭戰迹圖	8
鴉片戰爭本文	「中國近代史叢書」編寫組 9
鴉片戰爭及其前后	楊國楨 30
林則徐	戴學稷 47
閔天培	施玉森 53
陳化成之評價	吳必堯 54
陳連陞	施玉森 56
第一次鴉片戰爭戰迹資料	57
補註	61
參考文献	67
后記	69
第二次鴉片戰爭 戰迹述論	73
前言	74
第二次鴉片戰爭(略述論)	75
第二次鴉片戰爭戰迹圖	76
第二次鴉片戰爭本文	77
戰爭博物館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資料	104
補註	110
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年表	115
參考書目錄	118
后記	119
甲午戰爭 戰迹述論	123
前言	124
中日甲午戰爭(略述論)	125
甲午戰爭圖	127
甲午戰爭本文	128
中國甲午戰爭資料集	166
補註	184
參考文献	201
結語	202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207
序	208
前言	209
八國聯軍發動侵略戰爭(略述論)	210
義和團和八國聯軍關聯圖	212
京津地區義和團反帝闖爭形勢／天津之戰示意圖／清帝后逃亡西安路線	213
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本文	214
反帝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合軍的侵略資料集	274
補註	296
結語	314
後記	319
八國聯軍侵華記事	320
參考文献	327

鸦 片 战 争

战 迹 述 论

施 玉 森 编 著

雛忠会館出版

前 言

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一次的鸦片战争虽已过去150多年了，但它至今仍使每位热爱祖国的炎黄子孙难于忘怀。

众所周知，从17世纪末叶起，中英之间就已开始通商贸易，中国的丝绸、茶叶畅销于英国市场；而英国的绵毛织品，却遭到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有力抵制，无法拓宽销路。18世纪后期，英国政府为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竟开始丧心病狂地向中国输入鸦片。尔后，为保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和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这比海盗的抢劫更加无耻、可恶！

面对入侵的英军，中国人民和部分清军将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打击了侵略者，涌现了诸如陈化成、关天培、陈连陞这样的一批英雄人物，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气概。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缺乏抵抗的勇气，又害怕人民通过抵御外敌的斗争，壮大武装力量，所以，不能从全局上组织有效的防御，导致了抗英战争的失败。

英国用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跟着英国的足迹也纷至沓来，要求分享侵略权益。中国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掠夺的对象。随着《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国强占了中国的领土香港；外国兵舰可以横行于沿海各通商口岸，破坏了中国的领海权；协定关税，破坏了中国关税的自主权；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耀武扬威、为非作歹，中国的法律却不能过问；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输入商品和攫取原料，逐渐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不仅自然经

济的基础遭到破坏，而且丧失了独立的主权，开始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鸦片战争后，外国更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倾销鸦片。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但掠夺了中国的财富，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肌体，还促使了中国传统美德的沦丧，其罪恶罄竹难书。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我可爱的中国受尽外国殖民者的压榨和欺凌。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除了仍然遭受封建压迫外，又增加了外国列强的盘剥，陷入更加艰难困苦的悲惨境地。

而今英国作为世界上头号殖民帝国的美好时光早已过去，它在香港的统治也快要结束了。但时至今日英国仍在香港问题上大做文章。例如港英当局打着“人权”和“新闻自由”的骗人旗号肆意修改现行法例，给未来的特区政府制造许多新的麻烦。与此同时，英方还加紧对香港的经济掠夺，大搞基建，为英资等财团提供攫取经济利益的机会。

回首往事，正视现实，它令人痛心和愤慨，也发人深思，更催人奋起。我之所以不辞劳苦、不远万里地四出奔走，收集和拍摄有关鸦片战争的资料、图片和录像带，并花费巨资出版《鸦片战争——战迹述论——》一书，即是源于此因。我谨以此书缅怀那些为遏制鸦片的涌入而进行过不屈不挠斗争的志士仁人，纪念为捍卫中国的独立与主权而献身的勇将猛士，鞭挞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英国侵略者和投降卖国的汉奸走狗；我还以此书预祝香港于1997年顺利地回归中国的怀抱！！

施玉森

第一次鴉片戰爭(略述論)

17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18世紀60年代以後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迅速地推進了技術發明和生產革命。1784年，建成第一座以蒸氣機為動力的紡紗廠，隨着蒸氣機的廣泛採用，大機器工廠普遍取代了手工業工場，工業產值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起來。為掠奪原料，傾銷商品，英國命地向世界各地擴展其侵略勢力。而地大物博、經濟落後的中國即被英國資產階級視為擴大消費市場。於是，英國喪心病狂地利用毒品鴉片，作為打開中國大門的工具。

鴉片俗名叫大煙，吸食極易上A。因吸食鴉片而中毒的人，身體虛弱、精神萎靡。而上癮後極難戒掉，據史籍記載，1800年(嘉慶五年)鴉片輸入中國為4,570箱，到了1838年(道光十八年)增加40,200箱。這說明在38年中，吸食鴉片的人數是大幅度地增加多了。據1835年的估計，當時中國吸食鴉片大約有200萬人以上。鴉片的大量輸入毒害了中國人民始發生鴉片害身體，洋教破壞了中國的勞動力，使中國白銀源源外流，導致清政府的財政出現危機。於是道光帝決定查禁鴉片。

1838年，林則徐被任為欽差大臣到廣州開始禁煙。林則徐在愛國官兵和廣大人民的支持下，查繳和燒毀了外國煙販輸入廣州的鴉片，併責令他們締結永遠不再販賣鴉片的保証書。禁煙鬪爭的勝利使得廣大軍民歡欣鼓舞。

英國資產階級一聞知中國禁煙的消息便大發雷霆，英國外交大臣柏麥斯頓叫嚷，必須對中國發動戰爭，對待中國“就是先揍它一頓，然後再作解釋”。1840年(道光20年)6月，英國侵略軍的艦隊抵達廣東海面，向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挑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這次戰爭持到1842年(道光22年)8月才結束。英國侵略軍先後攻虎門占廣州、定海、鎮海、乍浦、吳淞、鎮江等地。中國的許多愛國將士不畏強暴，浴血奮戰，諸如閔天培、陳連陞父子、陳化成、海齡都為國捐軀，寫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詩。中國人民也奮起御敵，表現了勇于反抗侵略的偉大精神。

1842年8月英軍艦隊駛達南京江面，威脅要攻城。已被炮艦政策嚇破膽的道光帝急忙派一向主張屈辱投降的耆英為欽差大臣去和侵略者談判，耆英一到南京就全部接受侵略者提出的要求。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與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在英艦“漢華麗”號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共有13款，主要內有：①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為通商口岸。英國人可以在這些口岸自由居住；英國也可以向這些

地方派駐領事。這就意味着中國的門戶已被打開缺口。英國商人可以在這些口岸不受限制地進行貿易活動，這就為英商從事鴉片走私提供了便利條件。②中國海關徵收進出口貨物的稅率，必須與英國共同協議。這是英國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中國海關的開始。③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從此香港成為英國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軍事基地和商業基地。④中國賠償鴉片煙費600萬銀元、軍費1,200萬銀元、商欠300萬銀元，共2,100萬銀元。這是英國侵略者對中國的無恥掠奪。

1843年(道光23年)英國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規定了一些新的條款，主要有：①領事裁判權，規定若英國人和中國人交涉訴訟，“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這就是說中國法律對在中國領土上活動的英國人不具約束力，英國人犯罪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而只能交由英國處理。英國侵略者依仗這一特權，便可以在中國領土上胡作非為，放肆橫行了。②片面最惠國待遇。規定中國“將來設有新恩及各國，應準英人一体均沾”這樣一來，任何一國在中國獲得特權，英國同樣可以享有。

美國自1783年取得獨立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較快。到了19世紀初，在對華貿易方面已占據第二位，僅次於英國。美國也把鴉片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美國毒販駕駛“飛箭號”船進行武裝鴉片走私。“飛箭號”船“每一邊裝置大炮兩座，船中裝置湯姆炮一座，船四面滿列長槍，船艙里有大箱，貯備大量手槍刀劍”。這種鴉片走私船敢于公然與中國緝私船對抗，猖狂地從事鴉片貿易。美國毒販有時把大批鴉片裝在棺材里，稱是水手的屍體，擡到岸上出賣。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美國雖未出兵，但自始自終却和英國狼狽為奸，充当了幫凶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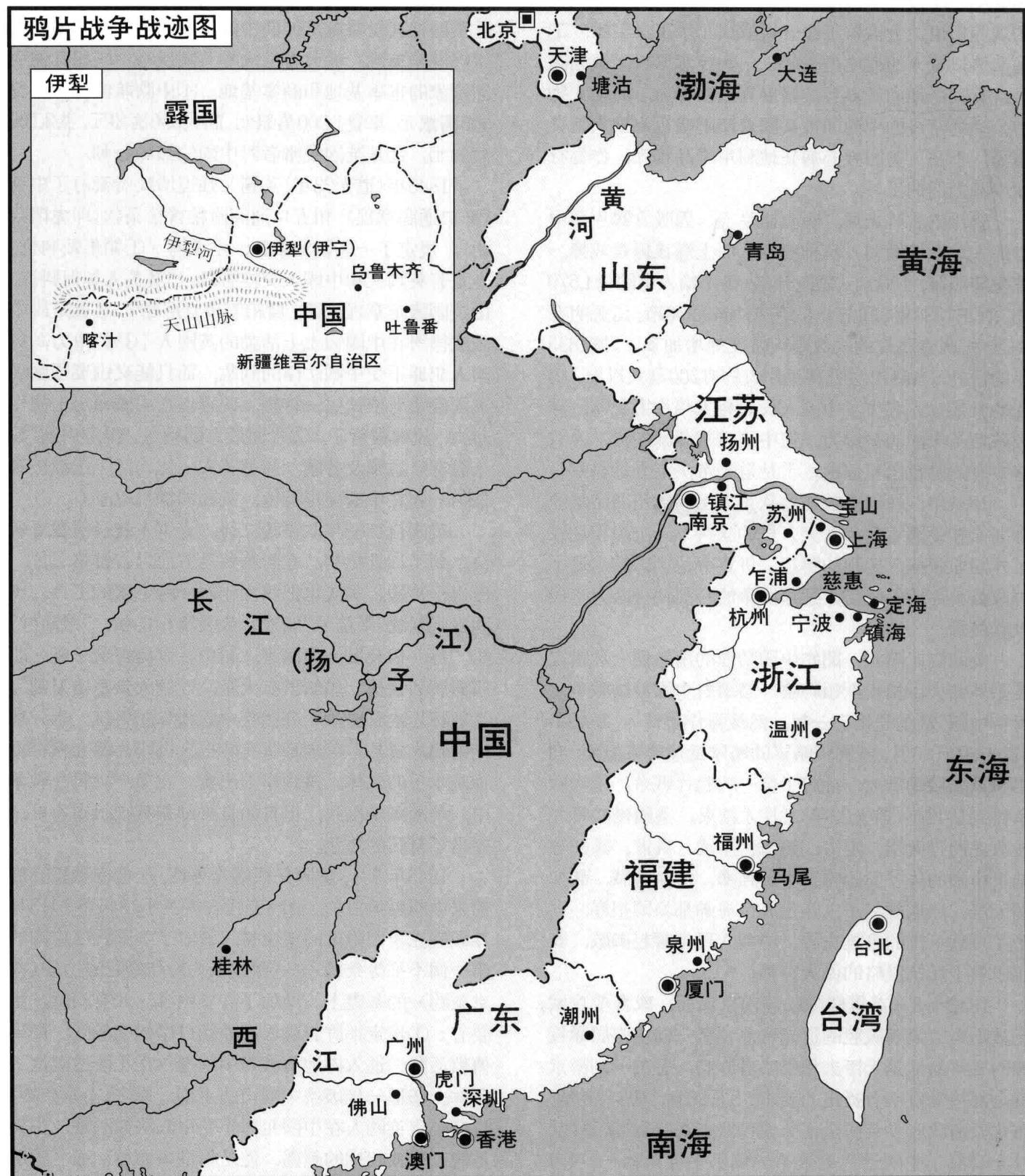
1843年5月，美國任顧盛為專使，派他率戰艦三艘前來中國脅迫訂約。清政府代表耆英於1844年7月3日與顧盛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了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望廈條約》在《南京條約》的基礎上，增加了許多內容，共有34款。主要有：①規定准許美國人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從事傳教活動。進入內地傳教對中國進行文化浸透創造了條件。②進一步破壞中國司法主權，原來《南京條約》只是規定英國人在中國犯罪不受中國法律制裁，也就是說領事裁判權的範圍，僅是指刑事而言，而《望廈條約》則把領事裁判權擴大到民事糾紛。這樣，中國的民事法律對外國人也就沒有約束力了，外國侵略者更可以為所欲為了。③進一步破壞中國的關稅主權。

《南京條約》規定海關稅率由中英雙方“議定”。《望廈條約》則規定中國海關稅率的調整須得到美國領事的允許。中國進一步喪失改變海關稅率的自主權。④進一步破壞中國的領海主權。《望廈條約》簽訂以前，只有外國兵艦可以在通商口岸停泊。而《望廈條約》規定，商船也可以在通商口岸停泊。外國兵艦、商船的

紛至踏來，加強了侵略者對中國的控制和經濟掠奪。

繼美國之後，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法《黃浦條約》。此後，世界上各資本主義國家爭相效倣，陸續脅迫中國定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終於喪失了主權和獨立，滑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鴉片毒身體 洋教毒心眼



鸦片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一、馋涎欲滴的英国侵略者

鸦片战争是英国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它是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向中国举行多次侵略战争中的第一次。

鸦片战争前的半个世纪，统治中国人民的清朝政府已经十分腐朽。政治衰败，军备废弛，财政困难的现象逐渐明显。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少数剥削者手中。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遭受到一天比一天重的税捐、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阶级矛盾随之激化。白莲教和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结社日趋活跃。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持续九年、遍及数省的白莲教起义，就是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大爆发。这次起义，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但是却大大地打击和削弱了清朝的统治。此后，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彼伏此起，不断出现。清朝的反动统治已经开始动摇。

正当清朝封建统治日益动摇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已在迅速发展。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十九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一八二五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来推销其工业品，以摆脱危机，增加利润，便成了英国资产阶级极其迫切的要求。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了它的印度殖民地后，更加注意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力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伸展其侵略势力，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

但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却很难在中国市场上得到倾销。当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广大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他们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自己制造的，他们不急需也根本没有钱来购买外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他们有时还得要出卖一部分副业产品来缴纳繁重的地租和捐税。因此，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运来的呢绒和洋布，简直没有什么销路。

英国资产阶级从一七八六年起到一八二九年的四十三年间，曾经先后八次来中国推销棉纺织产品。

但是这种棉纺织产品，销路不佳，多次亏本。例如，一七九〇年，英国运来曼彻斯特棉布一百匹，成本六一二磅（当时汇价每英镑合白银三两），卖得白银二千两，差不多刚够本。一八二一年，英制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卖脱手，结果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这种亏本的情况，直到一八二七年，才有所改变。这就是说，直到这一年，英国的棉布在中国市场上，才第一次获得了利润，但是它的销售量却是很有限的。

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品在中国缺乏销路，就使中国在与英国的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特许设立的一个组织，它经营对东方主要是对印度和中国的垄断贸易，进行殖民事业）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平均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商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在一七八一一七九三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一千六百八十七万元，只抵得上中国输入英国茶叶价钱的六分之一。这样，欧、美资产阶级为了获得中国的丝茶，就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来。十九世纪初年，从广州流入的银元，平均每年约在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以至当时来广东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直到十九世纪初年，一直保持着出超地位情况，对于进入了大机器工业生产，积极要求扩大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十分焦急的。他们把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大量的销售，看成是由于清朝政府采取了闭关政策的结果。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的通商口岸，仅有广州一口；并有清朝政府特许的行商垄断进出口业务。因此，英国侵略者就千方百计地想影响清朝政府改变这样一个政策，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允许商人自由贸易，来达到它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

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七九三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为专使，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至北京与清朝政府谈判。他向清朝政府提出了除已开放广州以外，还要开放天津、舟山、宁波为通商口岸，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减低关税，允许在中国传教等要求。十分明显，这些都是侵略性的要求，它严重地侵

犯了中国的主权，因而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拒绝。

但是，不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是不会死心的。一八一六年，英国政府又派遣阿美士德来中国，重新提出了马戛尔尼曾提出的那些侵略要求，再一次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拒绝。

到了十九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欲望愈加迫切。他们对中国市场，也愈加向往。什么“如果中国的市场打开了，则英国货在那个市场上的销售量将比其余全部世界的销售量还要大”，等等。英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大叫大嚷，充分地暴露了它们对中国馋涎欲滴的丑恶嘴脸。“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由此可见，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决不是偶然的。

二、可耻的鸦片贸易

英国在中英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英国侵略者用尽各种办法，想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他们发现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的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因为它很投合那些穷奢极欲而又精神空虚的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的需要。于是，英国资产阶级就用鸦片来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朝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侵略政策，同时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一七九九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特权，以保证这一侵略政策的实现。一八〇〇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取得鸦片的专卖与制造权后，千方百计地来扩大鸦片的生产和输出。它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并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立了鸦片加工厂，根据中国吸食者的口味，大量制造这种毒药。鸦片制成功后，东印度公司通过英属印度政府的官吏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商人，然后偷运到中国来。

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鸦片贩子，都有很大利润。首先是东印度公司。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的成本费是

二百三十七卢比，而它的拍卖价格，包括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超过原来成本的九倍。在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之前，东印度公司每年要拿出大量的银元来中国换取茶叶和丝，但自从它取得在印度的鸦片专卖与制造权后，光凭在印度种植鸦片，就可以从中国换回大量的丝、茶了。

其次是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一八三〇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鸦片战争前，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比一切合法的生意都好做，一则鸦片是偷运进口的，不需要纳税；再则中国烟贩购买鸦片是预先一次把钱付清的。贩卖鸦片，不仅利润大，而且稳重可靠。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一八一八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的利润极高，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的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利润可高达一千元。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都发了横财，有的当上了“议员”，有的捞到了“爵士”的头衔。如查顿本人，就拥有大量财产，一八四一年，这个大鸦片贩子又轻而易举地当上了下议院的议员。再如，另一个鸦片贩子马地臣，他是在一八四一年从中国溜回英国的。这个家伙究竟从鸦片走私赚了多少钱回国，还没人知道，所可知的，是在他回英国后的第二年，就把苏格兰西海岸的整个路易斯岛买下来了。仅仅为了开垦这个岛，他就投下了三十二万九千英镑！

鸦片贸易不仅是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鸦片贩子的大利所在，而且也与英国政府和一切对东方贸易有关的英国资产阶级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英国政府来说，茶叶税是英国政府大宗的税源。从中国输入英国的茶叶，一七九三年是一千六百万磅，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增加到三千万磅以上；英国政府的茶叶税收，一七九三年是六十万磅，到一八三三年就增加到三百三十万磅。英国从中国运出这样多的茶叶，主要是靠鸦片走私换取的。至于对一切与东方贸易有关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当时在东方的主要市场是印度。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三五年的二十一年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纺织品，从不到一百万码增加到五千一百万码。英国机器棉纺织品大量输入印度，使印度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极大的摧残。一八三四——一八三五年，印度总督在报告中招供：“棉织工人的白骨，漂白了印度平原。”而英国棉纺织品之所以能够在印度日

益大量销售，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依赖于英国侵略者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印度农民是靠种植鸦片的收入，来购买英国纺织品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肮脏罪恶的鸦片贸易，是与英国政府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侵略者费尽心机地坚持鸦片走私的秘密所在。

在英国侵略者千方百计贩运的情况下，十九世纪初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卸在澳门，秘密销售；然后将船开到广州附近的黄埔，公开出售其他商品。后来清朝政府的官吏受了鸦片贩子的贿赂，对鸦片走私放任不管，于是毒贩们竟在黄埔长期停泊趸船，堆囤鸦片，公开出售。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朝政府先后于一七九六、一八〇〇、一八一三、一八一五年，多次下令查禁鸦片，但无效果。

一八二一年，清朝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禁烟措施。为了对付清朝政府的禁烟，烟贩们将鸦片趸船从黄埔撤到珠江口外的伶仃岛附近的洋面。从这时开始，鸦片走私就更加疯狂地大规模地进行起来。长期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趸船，逐渐由七、八只增加到二十多只，囤存的鸦片从几千箱增加到二、三万箱。一八二一年后，伶仃岛就成为最大的鸦片贩运站和毒窟。

鸦片走私不仅有趸船作为贩运站，而且鸦片贩子还向中国内地撒开了鸦片走私网。英国侵略者竭力把贩毒的范围扩大到沿海各省和内地，以致私运鸦片的“窑口”，遍及大、中城镇。

在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中，美国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一七八三年美国侵略者第一艘船来中国开始，他们就向中国进行武装走私。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出产的鸦片，美国鸦片贩子就不惜绕大半个地球，从土耳其、波斯搜罗鸦片，运来中国。据当时的调查，在广州的美商，几乎全部经营鸦片。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普金斯洋行和三十年代的旗昌洋行，都是美国侵略者在中国巨大的贩毒组织。美国侵略者为了大规模地进行武装走私，特别建造了许多专门用来偷运鸦片的“飞剪船”。这种船不仅航行速度超过其它同类的船只，并且装备着大炮和各种武器，当他们遇到中国水师船巡查时，就悍然发炮攻击，直冲而过。

美国侵略者用走私鸦片，掠去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一八二四年，一个美国鸦片贩子招供：他在过

去三年中，不曾有一块银元运到中国来，但平均每年从中国运走一百万银元以上的商品，其中绝大部分是丝和布匹。美国侵略者通过贩毒发了横财。鸦片走私与贩卖奴隶一样，成为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鸦片走私之所以愈来愈猖狂，与英、美侵略者用贿赂手段，收买清朝政府的官吏是分不开的。一个英国侵略分子描写清朝水师的情形说：“这些家伙们经常受贿，每箱鸦片收五元到十元，他们请船长给他们保留，不经过中国走私商的手。……他们每月到船上来一次，按箱索贿，前来取款。”

由于英、美侵略者采取了走私与行贿并用的卑鄙手段，鸦片就象一股汹涌的黑色毒流，滔滔不断地向中国倾泻而来。一八二一年，鸦片输入中国不过五千多箱，到一八三一年，就达到一万多箱。

一八三四年在可耻的鸦片贸易史上是重要的一年。由于日益增强的英国工商业资本家，反对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这一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从此，英国就对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开放了对华贸易。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情况，英国政府任命英国贵族、上议院议员、海军高级将领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在这以前，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代表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大班，英国政府并没有正式的外交代表常驻中国。英国侵略者企图借这样一个机会，和清朝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达到增开通商口岸，推销鸦片，扩大中英贸易，获得海军据点的侵略目的。

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到达澳门，由于他的侵略要求未获结果，恼羞成怒，竟于九月五日命令两只英国兵船炮击虎门炮台，并狂妄地进行恫吓，宣称中英战争即将发生，中国应完全负责。

律劳卑不久就死了。英国政府任命原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罗宾臣，与原英属几内亚高级官员、侵略殖民地的老手查理·义律，先后为驻华商务监督。这两个家伙上台后，更加千方百计地支持鸦片贩子进行武装走私，破坏中国的禁烟。罗宾臣为了便于帮助英国鸦片贩子的走私，竟把他的办公地点，从澳门迁到伶仃洋面的单桅快船上。在英国商务监督的支持下，到一八三七年，英、美鸦片贩子竟将价值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运进了中国！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到了后来，依附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宫廷里的太监，各级衙门中的差役、轿夫，军营中的兵丁，寺院里的僧尼、道士，城市里的妓女等，也都吸起鸦片烟来。据一八三五年的估计，吸鸦片的人达二百万以上。

鸦片的侵蚀，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他们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

在经济方面，鸦片贸易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据英国公布的记录，一八二三年到一八三四年间，中国共有二千五百二十万元的白银流入英国，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一八四〇年），从中国流出去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五百万元的白银，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白银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三十年间，银价上涨一倍以上。

银价上涨，直接受害的是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因为在市场上，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价格，是按制钱计算的。清朝政府的赋税，却是一律规定按银两征收。劳动人民缴纳赋税，要先将制钱换成银子。银价高涨，使劳动人民的实际负担日益加重。同时，白银的大量外流，也引起了清朝政府财政上的危机。由于白银日少，收税困难，各省拖欠的赋税日多，库存一天比一天减少。官吏、士兵的吸食鸦片又腐蚀了整个统治机构，走私贿赂更增加了吏治的败坏。这样，鸦片问题就成了当时统治阶级焦虑不安、急切关心的问题。

三、禁烟与反禁烟的斗争

广大群众对于烟毒泛滥所造成的灾难，早已非常不满，他们坚决要求禁烟。在清朝政府的内部，随着鸦片大量输入引起社会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起，逐渐形成在鸦片问题上主张“弛禁”和严禁的两种不同意见。严禁派不满意对禁烟的因循敷衍，要求将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处以重刑。弛禁派则认为靠严刑不能禁止鸦片，与其长期让白银外流，不如对鸦片征税，解决财政困难。

一八三六年六月，掌管祭祀礼乐的太常寺卿许乃济，向清朝统治阶级的总头子道光帝上了一个奏本，提出了一套“弛禁”鸦片的办法。在贸易上，他主张取消一切禁令，恢复鸦片进口照药材纳税的老办法，放手让外国商人把鸦片纳税进口，不过只准以货换

货，不准用银子购买。这样，便可以防止白银的外流。在吸食上，他认为可以禁止官吏、兵丁吸食，不必禁人民吸食。因为他看来，吸食鸦片虽然会缩短人的寿命，但中国人口日多，不怕户口会减少。在种植上，他主张听任人民自便，谁愿种就种。国内种植的人多了，外商无利可图，外洋来的鸦片不禁自绝。

显然，这种主张是在为非法的鸦片贸易争合法的地位，是鼓励鸦片的盛行，引诱劳动人民种烟吸毒，使鸦片的祸害更加扩大加深。这种谬论一经出笼，就得到了英国毒贩们的大头目义律的拍手称赞。他一再向他的上司报告这个“可喜”的消息，急切地等待“弛禁”命令的公布。

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弛禁”论的。在清朝政府的官吏中，也有些人纷纷上书道光帝，驳斥许乃济，主张严禁鸦片。一八三八年，掌管殿廷仪礼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指明过去禁烟无效，是由于与鸦片有利害关系的各级衙门大小官员的破坏。他从清朝政府财政危机的情况出发，尖锐地指出：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银价将愈贵，国家库存的银子会愈来愈少，赋税和开支将无来源，国家无经费开支，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提出了一个“重治吸食”的建议，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的，普通人处以重刑，官吏更加重治罪。他还认为人人戒烟，鸦片则不禁自绝。

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提出后，环绕着禁烟问题，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道光帝把黄爵滋的意见，交给各省总督、巡抚商议。反对黄爵滋主张的，有直隶总督琦善等二十人；赞成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八人。二十八人中反对的占多数，这说明在统治阶级的上层中，禁烟的力量是薄弱的。

清朝统治阶级上层中关于禁烟问题的这场争论，是在鸦片大量输入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统治的情况下发生的。“弛禁”与“严禁”，都是从如何稳定其封建统治出发的。但是，在鸦片大量输入，危害到中华民族生存的情况下，主张严禁鸦片，无疑是完全应该的。

从环绕着鸦片问题的争论中，道光帝感到鸦片输入对其统治的威胁，倾向于严禁。特别是林则徐的“鸦片危害极大，必须严禁；如果再马马虎虎下去，只怕几十年后，中国将找不出可以抵抗敌人的兵丁，也将没有银子可充军饷”的说法，使他感到问题的严重，下令将许乃济革职，叫林则徐进京讨论禁烟措施。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福建侯官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禁烟问题发生争论时，他正在湖广总督任内，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积极禁烟。一八三八

年十二月，林则徐到北京。道光帝连续召见多次，最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但是要禁烟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仅有英国侵略者从中破坏，而且在国内已形成一支吸毒、贩毒和受贿的极端腐朽势力。这股极端腐朽的反动势力，是以满洲贵族、道光帝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的。他们不仅反对严禁，连弛禁也反对。因为他们不单依赖于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鸦片的走私从中接受贿赂。他们实际上是外国鸦片贩子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在严禁派占优势时，暗中破坏禁烟。等到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后，他们就跳出来公开打击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向英国侵略者投降。

早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广东人民反对英、美侵略者私贩毒品的斗争，已经十分高涨。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戒毒、禁毒的强大压力下，原来主张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改变了看法，主张严厉查禁。在邓廷桢的禁烟措施下，被迫缴出烟枪、表示决心戒烟的人，数以万计。大批依靠鸦片走私生活的地痞、流氓，纷纷畏惧潜逃。许多英、美鸦片贩子也深感禁烟运动再扩大下去，对他们的将更加不利。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当清朝政府的官吏，押着中国烟贩到外国商人居住的“洋馆”前面的广场上执行绞刑的时候，英、美鸦片贩子竟胆敢砸碎绞架，赶走清朝的官吏，捣乱刑场。英、美侵略者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立即掀起了包围“洋馆”的群众性的大示威。

一个在场的美国鸦片贩子描写当时的情况说：“到下午，来围洋馆的群众愈聚愈多，美国商馆屋角的守卫者被迫撤退，事情看来非常严重。”包围洋馆的群众，“至少有八千人到一万人之多，似乎决心要消灭‘番鬼’（当时广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称呼）们，至五点钟时，纳埃先生和我一同从屋顶上翻出去找伍浩官（行商伍敦元），由他写信给广州知府。六点半时，中国官军鸣锣挥鞭而来的声音安慰了我们。官军把暴民（外国强盗对中国人民的诬称）赶出广场，甚至把许多人赶到河里淹死。于是洋馆的门大开，洋人脸上都露出了难以描述的喜慰。清朝官军们点起灯笼在广场上通宵坐守。第二天早晨，洋人们向官吏道谢，官吏向我们保证道：‘一点也不必害怕！’那个罪犯也移到别处去行刑了。”

从这个美国侵略分子上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人民在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中所显示出

来的强大声势，迫使外国侵略者从屋顶上逃出去“求救”，现出一副狼狈相！“行商”——中国买办阶级的老祖宗，为外国侵略者卖命的可耻嘴脸；清朝封建统治者们在自身受到凌辱后，不但不加反击，反而转过来镇压人民，保护侵略者！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和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中国人民走的是坚决反侵略的路线，而封建统治阶级则是走的镇压人民保护侵略者的屈辱投降路线！

在人民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贩毒斗争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广州的空气开始紧张起来。当时在广州的外国毒贩中，最大的两个鸦片贩子是英国的查顿和颠地。查顿知道风声紧急，就逃回英国鼓动战争。颠地因为当时手中存有大量鸦片，仍留广州进行顽抗。

一八三九年三月，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形势下，禁烟的信心更为加强。他一面加紧整顿海防，严拿烟贩；一面于三月十八日通知外国鸦片贩子，要他们在三天之内，将趸船上所存鸦片数量，造具清册，听候处理；并要他们出具甘结，声明以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林则徐在通知中坚决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中国严厉禁烟，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心破坏林则徐的禁烟措施。三月十八日，林则徐发出缴烟的通知后，义律一面令珠江口外的鸦片趸船逃走，并作战斗准备；一面抗议广州设防，并准备强迫英商撤离广州。三月二十四日晚，义律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企图在夜里携带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但这时中国人民已经提高了警惕，义律的阴谋没有得逞。

为了打击义律的破坏禁烟，林则徐按照“违抗封舱”的惯例，下令停止贸易，派兵严守洋馆，撤退洋馆中的中国雇员，断绝趸船与洋馆的交通。义律看到蛮横的抗拒已经不能得逞，便变换手法，命令英国鸦片贩子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义律为联合美国侵略者一致对华，也劝美国烟贩缴烟，声明烟价同样由英国政府赔偿。义律这样做的险恶用心，是想把林则徐处理不法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间的问题，为英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

从一八三九年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英、美鸦片贩子陆续缴出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又二千多麻袋，合计二百几十万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林则徐将缴获的全部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在销毁鸦片的过程中，准许民众和外国人到场参观。当林则

徐宣布销毁鸦片时，在广州的一些外国侵略分子（其中包括一些传教士），诬蔑“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即使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但是，当他们到现场进行了参观后，在事实面前，也只得承认，在销毁鸦片的每个过程中，工作人员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出于他们的“臆想”。

虎门海滩销毁鸦片，是中国禁烟的一个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禁毒的决心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大发横财的手段，它是当时英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英国侵略者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缴烟事件发生后，义律就积极准备侵略战争。一八三九年四月三日，他给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报告中就建议：英国唯有事先丝毫不动声色，对中国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才是对付中国的最恰当方式。在以后的多次报告中，这个家伙一再催促英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

林则徐在销毁鸦片后，一面坚持禁绝鸦片，要求进口贸易的外国商船，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一面继续在军事上进行准备。他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督促广东水师进行操练，在虎门口内新建及修理炮台炮位，增添大炮至三百尊；在武山、横档山之间，江面最狭的地方，安置了两道木排铁练，以备堵截英国侵略者兵船的闯入；在尖沙嘴一带，也新建炮台两座，安置大炮五十六门，又在各水陆要隘，派驻了军队。

林则徐也曾号召民间自行组织乡勇团练，又招募但户（住在船上的城市贫民）、渔民壮丁五千人，每人给月费银六元、赡家费银六元，组成水勇，教练他们袭击敌船和刺探敌情的技能，在必要时协助水师作战。

在外国侵略者武装进攻的面前，林则徐主张抵抗，有别于当时地主阶级内部的投降派，但是林则徐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反侵略这一点上，他和人民虽有一致的地方，可是他和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他在招募但户、渔民组织水勇时，又害怕他们。他感到“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他规定在招募水勇时，要“查明亲属，取具的保”。如果感到不可靠，就加以遣回，“妥为管束，以杜后日为非。”这就表明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成员，不可能真正发动人民群众来抵抗侵略。

义律面对着林则徐的坚持禁烟和积极设防，他一面鼓动英国政府发动侵略战争，一面命令英船拒绝具

结进口贸易，继续大搞武装走私鸦片，并不断进行武装挑衅。

一八三九年七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行凶打伤当地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重伤致死。林则徐多次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拒不交凶，并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开庭审讯，有意严重地侵犯中国主权。林则徐命令停止供应英人物资，义律竟发动武装挑衅。九月五日义律率军舰两艘及快艇数只向九龙附近居民勒索食物，没有得逞。下午二时，突然向九龙口岸的三只中国水师巡船开炮轰击。中国水师船立即英勇还击，炮台也发炮应战。这一仗，中国水师“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而英国侵略军则吓得“瘫痪了”，“说不出话来”！一个侵略军分子在他的日记中招供说：“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

义律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长期阻止英国商船具结进口贸易，是与美国侵略者的支持分不开的。这期间，美国船代替英国人运货，或者干脆把英国商船挂上美国旗开进黄埔。后来，义律曾对美国鸦片贩子旗昌洋行的经理福士说：“亲爱的福士，（英国）女王得好好地感谢你！我们已经运进了所有的货物，也运出了充分的茶和丝。如果美国商行不在广州撑下去，英国商人恐怕会自己跑进去了，而我没有力量阻挡他们进去。”

这些都充分地暴露出鸦片战争一开始，美国就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凶！

可是，义律并没有能够阻挡所有的英国船只具结进口贸易。一八三九年十月，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背着义律具结进口。接着，另一只英国商船“撒克逊”号也申请具结。

英商这种行动，使义律这个侵略分子大为恼火。十一月三日，当“撒克逊”号将要进口时，义律派出两艘英国兵舰拉着满帆赶了过来，横加阻拦，并首先发炮攻击中国水师船，挑起了激烈的穿鼻洋海战。水师提督关天培率水师船英勇抵抗，激战二小时，英舰一艘受伤，退往外洋。

义律在穿鼻洋挑衅失败后，仍不甘心。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三日，十天之内，连续六次在珠江口的官涌一带进行挑衅，都被打退。这是中、英之间的前哨战。一八四〇年一月，林则徐奉道光帝的命令在广州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

四、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

商品、鸦片、大炮，是英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大门的三部曲。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多年，英国鸦片贩子就开始积极进行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准备与情报搜集工作了。一八二三年，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在中国沿海做了一千多里的长途侦察旅行。一八二七年，这个家伙又在澳门创办《广州记录报》，公开鼓吹侵略。一八三二年，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派遣间谍分子胡夏米、郭士立，乘坐间谍船“阿美士德”号，用六个多月的时间，有计划地详细地搜集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口岸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从这以后，鸦片贩子就根据多年侦察的结果和胡夏米所得的情报，酝酿侵略战争的具体步骤，甚至连运用多少兵力，使用何种舰只，都计划到了。英国鸦片贩子很快作了一份详细的侵略方案，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由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献策。

一八三六年与侵略中国利益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聚集了一百零九家和侵略印度与中国有关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贸易、航运、金融等各界巨头。它经常与英国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书面或口头提供情报，督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

一八三九年八月五日，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伦敦的英国资产阶级侵华集团，立即于八月七日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怎样挑起侵华战争的问题。会议由曼彻斯特纺织资本家、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主持。莫克维卡同时也是一个鸦片贩子，他是专搞鸦片走私的怡和洋行在曼彻斯特的“机密代理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与侵华利益有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伦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的主事拉本德，刚从中国逃回英国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等。而这个会议的幕后操纵者则为另一个大鸦片贩子查顿。会后，他们会见了帕麦斯顿，共同策划发动侵略战争。

接着，英国资产阶级大肆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里兹、格拉斯哥、布里斯托等大城市的商会，一致主张对中国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叫嚷什么决不能“轻易放过这样一个战争的机会”。九月二十一日，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中国禁烟的正式报告后，帕麦斯顿立即狂妄地表示，对待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

十月一日，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发动侵略战争。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官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

全权代表，负责向清朝政府进行军事和外交讹诈。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一八四〇年四月，英国政府组成了一支包括军舰十六艘，运输舰二十艘，武装汽船四艘，共载炮五百四十门，士兵四千人的侵略军。乔治·懿律是这支侵略军的总头目。

英国政府给这支侵略军的指示是封锁珠江口，占据舟山群岛，北上天津，胁迫清朝政府接受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英国侵略者这样一个作战方案，几乎完全是根据鸦片贩子胡夏米、查顿等人所提供的情报与建议制定的。后来，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帕麦斯顿在他的私人信件上招供说：“主要由于……查顿先生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英国在华的海、陆军及外交各事发出详尽指示，那些指示如今已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而他所谓的满意结果，指的就是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里，帕麦斯顿明白地说出了英国政府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方案，是根据鸦片贩子的意见制定的，仅仅从这一点，就可清楚地说明这次战争的肮脏性了。

一八四〇年六月初，侵略军的舰队陆续开抵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懿律率领侵略军到中国后，企图进犯广东。这时林则徐已由钦差大臣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由于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英军在广东未能得逞。六月三十一日，英军北犯厦门，又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

七月二日，英国侵略舰队开抵定海海面。当时，除广东、福建外，清朝政府在沿海毫无防备。七月四日，英国侵略军攻占定海。英国强盗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疯狂地进行抢掠。一个侵略军军官描写英军抢掠的情景说：“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掠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箧，街上堆满了书画、桌椅、日用器皿和粮食……这一切都被席卷而去，……直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抢的时候，抢掠才停止。”英国侵略军的这种海盗行为，不仅在定海是如此，而是贯穿在整个战争过程中。

英国侵略军攻占定海后，把定海作为进军的基地，主力继续北上。八月十一日，侵略军到达天津海口，向清朝政府投递照会，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赔款、割地等侵略要求。

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激化为民族战争，和广大群众要求抵抗侵略的强大压力面前，清朝政府内部分裂为抵抗与妥协两派。一部